

《詩經》中的怨刺詩

胡念貽

《詩經》里面揭露和批判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情形的詩，有好几十首，而且有的篇幅較长。这些詩曾經有人称为“諷刺詩”，但“諷刺詩”一詞，有它的独特的含义，不能用来統括《詩經》中这一部分的詩。我們还是称它为怨刺詩吧。

《詩經》里面保存下来的大量优秀的怨刺詩，給我国几千年来詩歌的創作，树立了光輝的榜样。它昭示後世詩人，詩歌应该及时地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和社会政治息息相关。汉人所作的《詩序》，強調詩歌和政治的关系，認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在談到“变风”、“变雅”时說，“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所謂变风、变雅，都是包括了怨刺詩的。《詩序》虽然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意識和許多穿凿附会之說，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比較合理的見解，是綜括了《詩經》里面存在的一些現象得出来的。这对于後世詩歌的批評和創作都发生了影响，促使後世許多詩人自觉地繼承《詩經》的傳統。

在《詩經》的时代，用詩歌来批評政治，据說是当时統治者所容許的。据《國語》的《周語》和《晉語》所說，西周的时代，有一套这样的制度：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詩，瞽献典，史献書，师箴，瞽赋，矚讀，百工諫，庶人传語，近臣尽規，亲戚补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

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①。

根据这套制度，公卿列士等可以用詩歌等形式向君王进諫。这套制度是否曾經認真地实行过，已不可考。这套制度的由来，大約是因为在那以前，人民群众乃至朝廷官吏有过用詩歌等的形式来批評时政的現象，統治者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也容許某些批評，并且从这里面听取意見，用这种办法来巩固他們的統治。而且这套制度也只能是用于統治階級內部，不会貫徹到奴隶中間去的。《左传》里面記載的《虞人之箴》和祭公謀父諫周穆王的《祈招之詩》如果可靠的話，就近似这种情形^②。

在西周时代的知識分子中，怨刺詩大量产生，这也許和这种“献詩”規諫的傳說中的传统制度有关。这种制度即使沒有实行过，当时既然存在这种傳說，对于一些人总要发生影响。有一些詩的作者，就曾在詩里明白地說出他們的写詩是为了規諫的。如《小雅·节南山》的作者家父，說他作詩是为了感动王心^③。《大雅》中《民劳》和《板》的作者，也都說是为了“大諫”^④。

但这些怨刺詩的作用和意义，絕不止于規諫。在这些詩里，有許多是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情形，并且大都是言詞激切，无所顧忌的。

《詩經》里面的怨刺詩，大致可分为兩类：一类是直刺时政，是詩人对当时昏聩的社会政治現象所作的憤怒的指斥。这一类怨刺詩中，近似于“規諫”的成分比較多。另外一类是詩人自己感叹身世、发憤懣悱之作，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現象。

二

产生在上层社会里面直刺时政的一类怨刺詩，《大雅》中有《民劳》、《板》、《蕩》、《抑》、《桑柔》、《瞻印》、《召旻》，《小雅》中有《节南

山》、《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等。这些詩的写作时代，从《詩序》起許多注家和研究者都認為是厉王、幽王之世。其中《桑柔》据《左传》所記为厉王时芮良夫的作品^③，《十月之交》据《新唐書·曆志》推断作于幽王六年，《雨无正》从詩的内容可以知道作于西周亡後不久^④。此外其他各篇也都大致可以相信是西周中叶以後的作品。这时，社会經濟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政治上有時引起了一些动盪不安的局面。厉、幽两朝的政治都是暴虐和昏庸的，国王一个被逐，一个身死国灭。許多怨刺詩产生在这个时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些詩的作者，大都是朝廷的貴族阶层或者是亲近侍御之臣。他們写这些詩，往往为的是規諫，即使不是直接規諫，也是想通过詩来对当时政治发生影响。总之，他們都是想对当时的君王和大臣的虐政作些鍼砭，使他們从昏昧中清醒过来。他們这样作，其实是很苦心地为巩固当时奴隶主的統治，要他們在政治上有一些改进，来緩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

作詩是为了鍼砭时政，因此这些詩首先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直陈时弊，把当时政治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揭露出来加以批評。其次是說理頗多。如《节南山》这首詩，詩人一下笔就直呼师尹加以指責：

节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忼，不敢戏談。
国既卒斬，何用不監。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謂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
民言无嘉，僊莫懲嗟。

尹氏大师，維周之氏。秉国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师。

在这几章里，詩人斥責尹氏。詩中一方面揭出当时国家危殆和人

民惨痛疾苦之状,一方面又反覆地叙述尹氏掌握国家大权,地位重要。国家和人民弄成这个样子,正是尹氏所造成的。

诗里面在斥责尹氏之后,接着又责周王: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
玼瑕姻婭,则无靡仕。

这里责备周王不亲理政治,不信庶民,不任用君子。

诗中除了要周王亲君子、远小人外,还表达了对于人民关怀的心情:

不弔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醒,誰秉国成?
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在这一章里,诗人呼天而诉:为什么国家如此动盪不安?扼杀人民,使人民不得安宁。

诗中还写出了朝廷里面小人的醜态:

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

当他们相争结怨的时候,就要拔出戈矛来;当他们和解的时候,就如饮酒酬酢。

这首诗一共十章,总括起来说,就是批评小人用事,君子被疏,以致造成国家危殆,人民穷困的社会政治现象。在这首诗里,有直陈时弊之处,也有说理;但也可看到诗人愤懑的感情。

再举《十月之交》为例。在《十月之交》里,有这样一章: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冢子内史,骘维趣马,楛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当时的群醜图。诗里还有一章: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騰,山冢举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僭莫惩!

诗人一口气说出了一连串的怵目惊心的景象,这些字句深深地打

在人們的心坎上。用自然界巨大的变迁的現象來說明社会的变动。詩里又有一章：

黽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讒口嚣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这里說明，正直的人黽勉从事，往往无辜被讒。这些“噂沓背憎”的讒人，正是“下民之孽”的引起者。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政治上的腐败現象。

属于这一类的其他一些詩，还有一些好詩，我們不能一一引出。像《召旻》的慨叹“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桑柔》的痛斥統治者不能用諫，只听順从的話，不用賢良，“大风有隧，貪人敗类。听言则对，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蕩》的警告統治者：“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在这一类的許多詩中，常常有一些意义深远和激切的詞句，包含着直陈时弊和說理的两个方面。

《詩經》的时代，在怨刺詩中和一些貴族的散文的諫辭中，都有許多激切的詞句。中国上古时期統治者里面有的忌諱比較少些，汉代还是如此^⑦。《詩經》里面怨刺詩的作者，可以比較率直地表达他們的思想。这和後世封建时代的政治詩比起来，有不同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原因是奴隶社会的“文网”沒有封建时代严密。封建时代文网也是越到後来越严密的。

三

产生在上层社会里面的怨刺詩中还有一些詩，它的内容主要不是在直陈时弊和說理，而是抒写作者自己的怨憤，抒情的成分更加浓厚。这些詩人往往是遭遇不平，发憤作詩，而这发憤怨悱，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紧密相关的。就它所表現的内容說来，大致有



这样几种，有写忧时伤乱、悲愁感叹的，如《正月》、《汧水》等；有写离乡远役、忧乱惧祸的，如《四月》、《小明》等；有写为讒人所构、不能自明的，如《巷伯》、《小弁》等。这些都是《小雅》里面的作品。写作的年代大约是在西周中叶以后和东周初年。

《正月》这首诗，在表达忧时伤乱、悲愁感叹的情绪的一类诗中，成就是较高的。在这首诗里，诗人一开始就因看到天时失常和无端的“訛言”的流布而感到忧伤：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訛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

哀我小心，疇忧以痒。

这首诗的写作，正是西周末年或者东周初年的一个巨大的动乱的时代^⑧。在那样的时代，一般的贵族还在树党营私，群小正在得势^⑨。只有诗人在孤独地忧国忧民。这里虽也是感叹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一些本质的东西。它反映了在国家危难的时候，统治阶级还是醉生梦死，徇欲营私，置国事于不顾，反而排斥和打击忧民忧国的人，这种在剥削阶级统治处在丧乱时期所习见的现象，在这首诗里第一次得到了概括的反映。

这首诗下面两章：

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其车既载，乃乘尔轡。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无乘尔轡，具于尔輶。屡顾尔僮，不输尔载。终蹊绝险，曾是不意。

这里用一些曲折的比喻来表达作者对当时政治的意见。意思是说，在车上满载东西时，你应该不要丢弃夹持的版，修理车辐，关照御者，勿使车子倾覆，这样才能脱离危险境地。这些形象的比喻，是对于当时统治者的语重心长的话。

抒写离乡远役、忧乱惧祸的诗，如《四月》和《小明》。《四月》这首诗中，诗人看到季节变迁，触景生情，感而有作：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离寔矣，爰其適归！

冬日烈烈，飄風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这种感时序而忧乱离的诗，在《詩經》中不多。“秋日淒淒”一章，看見草木零落，想到离乱景象，感慨尤深。以下两章云：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构祸，曷云能穀？

用草木的无端被摧残来比喻賢士的被排斥。“相彼泉水”一章，說到自己被讒人所构，日罹祸患，因此感到自己是：

匪鶉匪鳶，翰飞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进退失据，不得其所。从这首诗里，我們可以看到西周时代一个离乡远役、忧讒惧祸的統治階級里面的知識分子的境遇和悲苦心情。

在这类感叹身世、发愤怨排的诗中，有許多诗表现了对于讒人的怨恨。着重来写这个主题的有《巷伯》和《小弁》。《巷伯》这首诗，酣暢淋漓地斥責讒人：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用織錦的文采和张口的箕宿来比喻他們的巧言和狠毒。形容他們讒人之状是“緝緝翩翩”和“捷捷幡幡”，醜态毕露。詩人不禁憤恨地詛咒他們：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讒人者，誰適与謀？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投畀有昊。

这里把人分为驕人与劳人，即在政治上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虽然这里作者所看到的，恐怕还只是和他属于相同的階級和阶层的人）。作者对于那些迫害者的讒人，是深恶痛絕的，要把他們投畀

豺虎，豺虎也不食，投畀北方穷荒之地，北方穷荒之地也不受。这是多么鄙视和多么决绝的态度。

《小弁》旧说以为是幽王废太子宜臼，宜臼傅作此诗，或以为尹吉甫之子伯奇被父所逐後作。这些说法虽不必可靠，但就诗的内容说来，却似孤臣放子之作。诗中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之句，似是表达了放子的情绪。《小弁》作者的遭遇，当是由讒言引起。诗中有一章：“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扞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这里说放逐他的“君子”信起讒来像饮酒酬酢一样，不加思索就欣然接受。伐木和析薪也要依其物理，君子却不讲理就加以罪。这和许多诗反映的是同样的情形。这说明在那样的社会里，讒言譖语，害了无数的正直之人。

《小弁》这首诗，反覆地写作者的忧伤，如“我心忧伤，怒焉如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等，表现了作者深沉的忧鬱。

这一类感叹身世、发愤怨排的詩，和上一类詩比起来，风格更是多种多样些。从这类詩的一些优秀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更鮮明地看到詩人的个性。拿《巷伯》和《小弁》来说，《巷伯》的作者性格似乎比較强烈，《小弁》的作者似乎比較沉鬱一些。其他一些詩，我們讀了以後也好像見到了那个作者一样。如讀了《正月》，就好像見到了一个“忧心惻惻”的孤独的詩人在那里行吟，对他的思想和感情都有了一些了解。这些作者不仅在詩里批評时政，而且把他們的生活遭遇和心中积鬱都尽情表达出来。

四

上面我們論述的是属于中上层社会知識分子中产生的怨刺詩。《詩經》中还有一些怨刺詩，是直接来自人民的創作，而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人民的作品，也可能是中上层社会中知識分子的作品。

这些怨刺詩也大致可分为直刺时政和感叹身世两类。

直刺时政的作品；从它的内容來說，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斥責統治者的不劳而食和严重剝削，反映了被剝削者的反抗思想。如《魏风》的《伐檀》和《碩鼠》就是这样。

《伐檀》这首詩，古代一些《詩經》学者，不認為是民歌的。如《詩序》認為是“刺貪也。在位貪鄙无功而受祿，君子不得进仕尔”，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說法。如果仅从“坎坎伐檀兮”两句来推断它是劳动人民的作品，当然是不够，因为有一些起兴的句子不一定是写实，如《小雅》中《伐木》的作者不是真在伐木。但这首詩的这几句却是“賦”。“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写一群劳动者在河边伐檀，写出了具体的場地，給人一个十分具体的鮮明的印象，使人如亲历其境。以下“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等句，表現了劳动者对于不合理现实的抗議。《碩鼠》这首詩，則表現了对于統治者的更憤怒的指斥。

《伐檀》和《碩鼠》都是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階級矛盾，劳动人民从残酷的现实中的認清了他們为什么处于一种那样的境地，而且向人們表示，他們不屈服于那种现实。这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声音。

第二种是批評当时政治上的某些不合理的具体事件。这些詩的作者，不能确定他們是属于什么社会阶层。如《郑风》的《清人》、《秦风》的《黃鳥》、《陈风》的《株林》、《齐风》的《南山》等就属于这类

作品。《清人》这首诗，据《左传》记载，郑文公恶其大夫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⑩。在诗里面，写了高克和他的部下在河上翱翔，军心弛散的情状：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中央，河上乎翱翔。

这里包含了对郑文公和高克等人的不满。诗中只把客观事实描绘出来，斥责的意思自在言外。《黄鸟》和《清人》不同，它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感情。《黄鸟》诗的本事，也见于《左传》：“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三子为殉，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⑪。诗人细致地描写了无辜的子车氏三子临穴时可怜的悲惨情状，对他们表示了深沉的哀悼与无限的同情。这种哀悼与同情也就包含了对于那种残酷的“殉葬”制度的抗议。

《株林》和《南山》是刺统治者的荒淫。《株林》刺陈灵公的“淫乎夏姬，驷驰而往，朝夕不休息”^⑫。疎疎几笔勾出了作为一个国君的陈灵公那种轻佻淫荡的状态。《南山》刺齐襄公的“鸟兽之行，淫乎其妹”^⑬。《株林》和《南山》是刺陈灵公和齐襄公的说法，虽然只见于汉人的经说，但从内容看，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从上述《清人》、《株林》等诗篇中，可见当时统治者中发生某些事件，在诗歌里面常常迅速地得到反映。但这些作者却不一定是人民，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事件也会表示不满的。

第三种是刺某一个人。如《魏风》的《葛屨》和《陈风》的《墓门》就是这样。《葛屨》诗从内容看，似乎是一个女子缝了衣裳给她的主人穿时，她的主人却不满意地避开。此诗是刺她主人的“褊心”。《墓门》旧说以为刺陈公子佗，没有根据。从诗的内容看，是刺一个“不良”的人。这人的“不良”，“国人”都知道。但究竟是怎样地不

良，詩里沒有說。這一類詩沒有涉及政治上比較重大的事件。像《葛屨》所寫，好像只是家庭瑣事。但從這首詩里，可以看到一個主人對於女奴的使氣和欺凌，作者也就是這個女奴。《墓門》這首詩，刺一個人堅持他那不良的東西，即使國人都知道也不改。作者表示了深深的感慨。像這樣一些詩，也還是有一點意義的。

產生於人民中間的詩，除了直刺時政之外，也還有一些感嘆身世之作。這些詩有的寫貧窮困頓的生活，如《小雅》中的《苕之華》，《檜風》中的《隰有萋楚》等；有的寫征戰之苦，如《唐風》中的《鶉羽》，《小雅》中的《何草不黃》等；有的寫顛沛流離，如《王風》中的《葛藟》，《唐風》中的《杕杜》等。

在這些詩中，《鶉羽》大致是勞動人民的作品。詩里面寫到王事沒有停息，不能種庄稼，父母的生活沒有依靠。從這樣的詩里，可以看到當時勞役征戰之苦。但這首詩只呼天嘆息，缺乏《伐檀》、《碩鼠》等那種反抗的精神。寫征戰之苦的《何草不黃》也是這樣。《何草不黃》也是嘆息“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寫貧窮困頓生活的《苕之華》、《隰有萋楚》等，也屬一種哀怨淒楚的音調，如《苕之華》：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群羊攸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作者是掙扎在飢餓線上的人，發生了“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感嘆。《隰有萋楚》的作者，看到萋楚長得茂盛，感嘆地寫道：“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這都反映了一種“民不聊生”的苦境。

寫顛沛流離的詩，《杕杜》詩里作者慨嘆“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與我同父”，《葛藟》詩里作者慨嘆“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這都有相似的情調。

這些貧苦人民感嘆身世的詩，往往只流於哀怨，缺少憤怒的斥



責。这也許反映了他們被压抑和摧殘太甚吧。当然,在当时人民的詩作中,一定还有许多具有强烈的反抗性的作品,不过沒有保存下来。

在这一类詩中,还有一些詩写出了詩人自己的忧伤,但不知他們的忧伤是什么具体内容,如《小雅》中的《无将大車》,《王风》中的《黍离》,《魏风》中的《园有桃》等。《无将大車》的作者,似乎忧思很重。《黍离》和《园有桃》的作者,慨叹他們的心情为一些人所不能了解。这些都可能和社会政治有关。这些詩的作者所属的社会阶层却不易判断。

綜括起来,在这一节里論述的許多詩,主要都是《国风》里面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小雅》的作品。这些詩产生的时代大約都在东周,比前两节論到的怨刺詩晚。它們有的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有的則多哀怨凄苦之音。这些詩有許多是形象鮮明,語言精煉、生动,艺术成就很高的。

五

《詩經》里面的怨刺詩,对後世的詩歌創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前面提到的那一类刺時詩的那种說理和直陈時弊的直言不諱的作法,《楚辭》里面繼承了下来,汉以後比較少見。屈原曾因此引起班固的批評,認為是“露才揚己”,“責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⑭,王逸反駁他,引用《大雅》中《抑》詩“于乎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等“风諫之語”來說明“詩人怨主刺上”的不足怪^⑮。可見到东汉的时候,作詩的人一般已少这样的写法,因此已使人感到生疎。但这种传统並沒有消失,为白居易所稱許的杜甫的《塞廬子》、《留花門》等詩就是繼承了这样的传统。在屈原的作品里,兼有說理直言和发憤抒情二者。後世詩人的怨刺

之作，多属于发愤抒情一类。即使是譏彈時弊，也多說得委婉含蓄些，因此产生了所謂“比兴”之說。但也还有兼有說理直言和发愤抒情二者的。还有很多詩，頗同于《清人》、《株林》一类的写法，詩人对政治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的現象，选择一件具体事实或一个側面来加以反映，引起讀者的深思。中国过去文学史上的許多政治詩，大都和《詩經》的怨刺詩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注

①《國語·周語》上，《晉語》六略同。

②《虞人之箴》見《左传》襄公四年：

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經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亡其国恤，而思其嚚牡。武不可重，用不佚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僕夫。”

《祈招之詩》見《左传》昭公十二年：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飽之心。”

这两首詩都写得委婉，和《詩經》中的怨刺詩不同。

③《节南山》末章：

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式訛尔心，以諍万邦。

④《民劳》末章：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板》首章：

犹之未远，是用大諫。

⑤《左传》文公六年，秦穆公引《桑柔》中的“大风有隧”等句，称周芮良夫之詩。



⑥詩中有“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戎成不退，飢成不遂”等句。

⑦參看赵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上書無忌諱》条。

⑧這詩第八章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之句。如果这两句解釋为預言性的詩句，那末這首詩是作于西周的末年。如果解釋为实写，那末，這首詩是作于东周初年尚未巩固的时期。

⑨這首詩的最後二章：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慙慙。 眇眇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无祿，天天是殛。哿矣富人，哀此嫠独！

⑩《左传》閔公二年。

⑪《左传》文公六年。

⑫見《詩序》。

⑬見《詩序》。

⑭見洪兴祖《楚辞补注》引。

⑮見王逸《楚辞章句》卷一。

